



方虛谷桐江集卷二

讀明道先生詩跋



明道先生詩間來無事不泛容此與曾點言志非睡覺

東窻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

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

男兒到此是豪雄人能誦之然尾句微露豪氣步驟

頗似康節詩如莫辭盃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

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苛句前輩皆嘗拈出矣予

預讀全集佳句極多如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詩云

平日邊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又云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又云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此三首雖倉卒游戲世之苦心極力賦詩未必能到此也其代挽王宣徽游崇福宮有云瑤州春常在瓊霜曉未晞豈不華麗如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如鳥聲人意融和候艸色花香香靄間豈不閑雅韓持國先生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不能忘外樂綠尊紅芰對朝曛先生酬云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

真尾句當細味可也如傍花隨柳過前川一絕與前靜觀皆自得之句天下無不熟者

讀王荆公詩說跋

王荆公詩說極有佳者其說七月之詩曰仰觀日星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治自內而外化自上而下工以誠愛下以忠報上父子夫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不作無益也備豫乎桑田之事而已非特備豫乎桑田之事而已也苟可以除患者皆備豫焉不費異物也致美乎桑田之器而已非特致

美乎桑田之罷而已也苟可以成礼者皆致美焉人
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
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礼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
義焉其祭祀也以時其燕享也以節夫然故天不能
灾人不能難上下内外和睦而以逸樂終焉此七月
之義也謂此一段文又流火至粟烈說彼曰七月
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
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復同意然
則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生也陰
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陰者氣之先至者

也周正建子而此所言皆夏時者夏時稼人所見所
謂人正也授民時則用人正固其理也此說謂得之
王學齋極喜

又惟剥來說云剥來者剥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古
注讀為剥皮之剥非也荆公集中已有奏狀乞刪改
矣回謂荆公之學似管仲管子書今行于世其所以
興致利富強之術與先王之意相背馳如水炭矣而
其言語議論亦時出于先王之緒餘觀之者以為此
先王之所為也而實則不然荆公說七月之詩論先
王之治指諸掌然卒亂天下者何也其少也以文章
學問知名未必有自任治天下之意文章學問之名

既盛位日以高主眷日隆于是一旦以其意治下而
文之以先王之言寔則未有真見非若管仲猶有所
見于一二也然管仲之禍止于齊國身死之後伯侈
于晉故其禍淺荆公合天下宗其說身已死而姻黨
盤錯于中外諸君子攻之不勝繼之以章惇曾布京
卞之報學復天地間心術皆坏焉而莫敢為異是以
其禍如此其烈也管子文之書文多可現而其術有
市井之所不為太史公及蘇子由或不盡信之以為
游士附益之說荆公之書往不可現勝于管仲今天
下亦不甚宗之然前輩鉅公不以其行事廢其立言

或猶有味其說焉是重可嘆也管仲明知王伯之異
急于立功救時故託王之名行伯之寔伯功成而王
道衰開天下後世功利之習自管仲始而一時尊周
攘狄亦中國之一幸故回嘗謂管仲者一時之功臣
而萬世之罪人功取其事之取可而罪以誅其心之
當誅荆公者其心灼然以為王者之治止于如吾所
為其聚斂也其用兵也其疎君子進小人也自以為
此昏王道也聖人亦不過如是則其所見又出管仲
下矣荆公者尚不識王伯之分者也

屏山劉子翬彥冲詩極佳期其悼李奉云氣饒嘗忽
敵身歿始知名故妾辭空帳殘兵別營下三句有
唐人風又有云雁起平沙晚角哀北風回首恨難裁
淮山已隔胡塵斷汴水猶穿故苑來紫色蠅聲真岷
強翠華龍袞暫徘徊廟堂此日無遺策可是憂時獨
策甚佳又汴京即事云空數覆鼎誤前朝骨朽人
間罵未銷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相公橋者為
太史橋近年用此二句換易為秋雨梧桐皇子府春
風楊柳相公橋者為時相所黜非惟于道理規模不
善蹈襲抑與屏山用意異矣又萬炬銀花錦綉圍錦

龍門外軟紅飛淒涼但有雲頭月照當時步輦歸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斲解愁憶得少年多樂
事夜聲深燈火工樊榭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垂老

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昏極詩
人趣師：即所謂汴京魁妓也感時傷事詩家不嫌
此如此不知音未必不日曰為聖傳十論者亦復尔

耶

讀朱文公書劉屏山詩跋

屏山集中有潭溪十詠又有續賦家園七詠文公嘗
親書之而總題其後曰病翁先生潭溪十七詠門人

朱某書予細讀其詩皆悠遠浚泊有無窮之味其首
篇曰悠然堂吾庐犹未全作意創此堂悠然見南山
高風邈相望賓至聊可娛無賓自徜徉其醒心泉曰
藤蘿撥不開石竇一鏡明携瓢酌清甘 然瑩心神
我病不能酌時來聽冷々其怀新亭曰茅簷入竹低
曠野時寓目扉々農家春新袂滿田綠何時稻登場
秋水響蓬撲其宴坐岩曰不見暮樵歸寒山雨中碧
其南溪曰聊為溪上游一步一面回顧悠々出山外
浩々無停注惟有舊溪數萬古流不去其花臺曰何
處春光遠時登百花臺主人澹無情林谷為誰開使

人一唱三嘆可与韋柳相工下云病翁屏山自號嘗
有句云我年三十號病翁

讀朱文公儀禮經傳跋

朱文公取儀禮十七篇分配門類廣撮諸書充衍其
義已成者家禮鄉季禮邦國禮有儀禮以為之經而
讀書之不出于儀禮者亦揭之以為經低一字而書
之者為之傳有註或疏間斷以已見名曰儀禮經傳
書也嘗病黃勉齋續為喪禮祭禮勉齋後成喪禮矣
祭禮已稿未成其門人三山楊復號信齋續成祭禮
皆以儀禮或諸書為經它為傳皆名曰儀禮經傳通

解續南康先嘗刊文公儀禮及免齋續喪祭禮于郡
學書監取之以去其楊信齋所續祭禮淳祐六年以
江西憲鄭辰繳進併有儀禮圖十四帙特贈復文林
郎其子心得免解三次今並傳于世獨儀禮圖則予
未見由祭禮而詳文公之言之意郊祀天地當南北
分祭而合非也廟制當正太祖之向左右分昭穆而
同廟異室以西為上非也以原廟附于老子之宮尤
非也祧四祖別為殿而祫祭乃以太祖東卜向亦非
也郊當配一祖而並配藝祖太宗非也明堂當如周
之配文王而誤認嚴父之文適配其父併祖宗焉非

也良由諸大儒不皆得位故性理之說發明無遺而
國家制度多不合于古大綱正教化之原有餘而政
之用或不及然不幸而惟王安石得志 功利心之
既勝專用小人故所為更張雖有當于事者而弊已
不勝其多由今思之不如目循扶持之為貴也中間
亦嘗學行北郊何救于亂若如丁大全當國增高而
宗于明堂四聖並侑則尤出唐武后之下矣禮不可
輕議也

讀樓玫瑰祠君祠記跋
祠君藻錄人相承用之不知祠君何人也樓玫瑰祠

房縣桐君祠記云荊州多荆薊州豫章以木氏都酸
來以棘名邦茲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房有隱者採
葯求道于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因稱為桐君
故桐江桐溪桐峴皆以此得名既為縣又因以名郡
焉然桐君姓名蓋不傳也玫瑰又謂嚴之高士三人
子陵隱于漢終不可泯方于隱于唐又以詩題桐君
隱而不知為何人其始殆最優乎此亦善軒輊立論
者

讀太倉梯米集跋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也及見南渡前諸老紹興中

任至右司知興國軍自號竹坡其集曰太倉梯米集
嘗謂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得此語于張文潛
李端叔又謂郭功父徒竊虛稱詩家最無法度予謂
此言皆是集中甚多佳篇五言如日之湖邊鷺頻來
來不喚故山無百里客舍逐三春紅落含拖過青垂
小杏新光陰花委地飄泊燕依人其格律句法可覘
也又幅巾霑雨過柱杖看雲移長鬚汲水去小艇得
魚回冠欹泛自落門沒未嘗扁附壘田成陞傾崖水
作簾木杪收殘照雲間得數星雲破千峰出秋隨一
雨生出出近床語黃葉到階飛好句貧犹得哀容醉

亦丹皆清新可喜但秦檜生日詩及序當乾道乙酉
文唐若是序不刪去何也少隱嘗有七言排體一聯
云設客元無琴袖裡曲供官尚有篋中詩其說謂古
古今語未嘗無對琴琴家能說俗耳者為設客曲傾
有作送太守詩者問之其人曰此供官詩不足現
于是以設客曲對供官詩秦檜當國勢嚴薰灼自非
胡澹菴之徒寧免作供官詩為壽刪之可也辨碧雲
駁事為非梅聖俞所作此非私于鄉先生乃公論也
少隱紹興元年避地山中不能盡挈郡書唯有柳子
厚劉夢得杜牧之黃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已陳

去非八家詩抄為八珍以謂皆遺有之非擇而取予
謂此豈遺然李者不可不會此意取柳不取韓取黃
不取蘇取杜不取李有深意也元白巨帙予嘗摘抄
然皆律寬孟郊苦思出奇可選而韋應物齒淡篇
相似難選王荆公詩好者尤多予亦嘗摘抄矣梅聖
俞呂居仁楊誠齋陸放翁四大家亦不詩亦不可遺
云

讀陳同父文集一跋

陳同甫所與晦翁八書淳熙壬寅書二其一謂天下
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扶得轉若只欲

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以失之偏今欲闢釘
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論理論事若
菴桶然亮亦不鮮其錄所謂雜論五篇者以呈晦翁
今不見于集晦翁時為浙東倉多言救旱不及誦學
癸卯書一論晦翁利義準行王伯並用之訖以漢唐
暗天理之說為非且不然架漏牽補之說堅謂漢唐
之君本領非不洪大惟時有轉移不無滲漏其後乃
有人儒之辨乙巳書其一力為漢高祖唐太宗雪寃
以為君子之射惟御者之不正欲攬攬金銀銅鉄為
一鈞謂天地常運人為常不息以架漏牽補之說

其二大諱晦翁推尊漢唐貶抑三代之訖謂心之用
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脩而無常廢心有時
而泯不可謂千五百年常泯法有時而廢不可謂千

五百年常廢同甫自悔金銅銀鉄作一器為措辭之失
矣其三立開眼閉眼之闢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
當空處之光明後世英傑閉眼做遂為聖門之罪人
開眼運用即是赫日之光明不可以閉眼為盲不可
以開眼為盲摸索暗合其說甚為支離且詆晦翁因
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兩、附耳
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以結壇似乎理不能勝

繼以怒罵矣丙午書一為第八書夫然後有云秘書
之李至公而時而行之李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
而一于至公者也亮所以縷者所以開拓大中張
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李也然則必以是而後
心服也當其便論之殷錄往復書以質之陳君奉答
之書曰往復諸書熟復適不知更幾年間更有一
番議論甚甚然朱文公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逆
待勞之勢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
較是輸他一着也予謂此言切中同甫之病然君舉
復判于後以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

有理為同甫之說則是三代聖矣枉作功夫人力可
可以獨運而上無競畏之君由晦翁之說則漢祖唐
太宗矣于盜賊不遠天命可以苟得而下有覬覦之
臣以同甫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濶以晦翁之
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嗟乎君舉所評如此其
六陰右浙李者非歟
讀陳同甫文集二跋
或問陳同甫之文何如予曰時文之雄也酌古論今
縱橫下上取古人成敗之迹斷以已見拾戰國策史
史記之遺語而傳以蘇文之體乾淳間場屋之所尚

也上孝宗皇帝三書氣太盛意太迫以布衣之士而
欲限以十日三日得對清光何其躁哉且嘗試當
時公卿皆不足以望上之萬一是亦召禍之道与悔
翁論辨不平心定氣而肆其俠客辨士之風兼有禪
衲捧喝之意年二十六荐于鄉二十二年廷對首選
老矣乃祖故有狀元童汝能之夢故幼名汝能而字
同甫後改名亮此何足詫而以形諸告墓之文送韓
子詩序足以見其狎海邦君而無含蓄函融之象送
吳泰甫序足以見其所交所喜在乎跌宕而以發其
借彼乃以其喻己之私凡策問騁粗迹而畧精

義凡書簡肆俗語而少雅言葉水心為其文序而曰
使同甫脫不登進士第則世以為狼疾人矣真西山
非之子亦非之謂同甫得一狀元足以蓋其生生之
非何所見之陋耶同甫幸脫囹圄卒不令終殆罷識
虧欠為之惜其遇朱呂二公而不能者所以其化
也不問也

讀陳同甫文集三跋

陳同甫兩下大理其一鄉人讎會未胡柝置同甫美
中同坐者婦而暴死疑有毒連坐及同甫其一民呂
興何甘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工舍使殺我縣令

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送號吏訊問復入大理此
葉水心所書墓銘也然予聞娶之富人子携妓遊某
寺登講堂妓歌絳黃龍勸酒富人子駭子也容令如
即尊位狀后妓而相同甫以此遂與大獄孝宗抹獄
置不問水心不書又同甫魁天下而歸虐使捕匠欲
取其女俾為方桶、可圓不可方同甫百端怒詈匠
恨甚以桶刀殺之水心亦諱不書曰病一夕卒非也
侃侃胄得志慶元党五十九人有起廢盡力者葉水
心亦不見免使同甫無恙其出處而向背蓋未可知
云

讀陳君舉卷悔翁書跋未陸諸公各有得失不可專是其一也

悔翁徵詩說于陳君舉卷謂時、諷誦偶有感發或

與士友言未嘗落筆又謂企慕三十年間見異同無

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
臨川之辨它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
其益季者轉務夸毘侵失本旨蓋刺畫太精頗傷易簡
務持已甚反涉驕吝以此蓋覓書不能宣今按長樂
之爭謂淳熙十五年戊申六月悔翁以新除江西提
刑入奏除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以論易西銘非
是有慚于公而遣吏抱印迫令供取輒公也臨川之

辨謂淳熙二年乙未鴛湖之會陸子壽子靜執已見
議不合當時言語論難孝者不傳其後于林栗辨
易之年冬十一月復陸子靜書始深明無極太極
之旨而力功政子靜之失也永康王伯義利之辨
往復諸書在癸卯甲辰乙巳間蓋萊公死于淳熙辛
丑鴛湖不合東萊與閻陸林陳三人怨對喧呶不知
自反東萊不及見矣陳君本非不知三人之曲顧惟
怨已之所聞為公所培故歛退而托之辭然含糊鶻
突無所是否反以矜刻畫病晦翁其心浙孝護短之
態歎

讀胡評事夢昱書跋

偶讀胡評事夢昱所上書言濟邸事及所所與史彌
遠書文理明暢一字不可增減大計久計四字尤佳
所引恭世子淚太子忿氣散不散尤精于幽微者其
視敗死敗為何事哉在象州作良角詞有鉄漢之語真
真可謂鉄漢矣廣西憲錢宏祖蛇豕小人遽欲殺之
以媚權臣今事久論定宏祖空復遺臭耳

讀宏詞摭類跋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釣臺陸時雍中建昌軍刊宏詞
摭類以秦檜之文冠首其作序諛之日有有五色雲

表以君喻日以臣喻雲罔可喜謂檜意在捧重輪而
瑞聖朝則巧于佞者矣擒頡利靈謂檜意布大窟束
惟明：廟謨請付史官之直筆矯：王造應有儒生
之雅歌一聯佳謂其志在攘夷以靜中國則和戎誤
罔未嘗有擒頡利之心雖佞殊不切題汴都志序楚
漢龍淵銘俱平是科也紹聖三年以經術取士罷詞
賦故立科曰宏詞四題分作兩場大觀七年更名曰
詞學兼茂科南渡後紹興三年以工部侍郎李擢奏
乞取紹聖宏詞大觀詞學兼茂科更加裁訂立科左
司王固：乞以博學宏詞科為名六題分為三場檜

三場檜乃宣和五年以密州教授中詞學兼茂科也
近世廢之為是又以是不習偶儼殺其恩數以試俗
呼為小詞科自紹聖創學以至靖康之亂凡有司之
命題試者之作文無非力詆元祐以媚相時四六于
是愈工而祖宗時文章正氣掃地天下文人才士心
術盡壞知獵一時華之榮而不顧萬世之有公議痛
哉

讀李滴水集跋

長安李復有滴水集刊于信州晦翁屢稱之予近得
其集論車戰及邢恕造冊黃河事說易尤多可取蓋

早有聞于橫渠者未詳知其出處也及棲玫瑰集
滴水先生多入陝西戎幙曉暢邊事腐夫搃兵以抗
論不合坐廢則必忤童貫也金虜犯關中年高且病
乃以為舊德規兵強起以守秦州卒死于賊則不必
靖康時也有孫龜朋字才翁為恭政錢端礼之館客
端礼孫象祖之師嘗魁流寓解不仕有迂論傳于世
居台州

讀盤谷序跋

唐三百年無文章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
此東坡之言也然愿乃季成之子愿之兄起家為太

子賓客上柱國元和為銀夏節度使徙節寧武寧鳳
翔声色徒武宣以移費激李臣則之变家死于兵後
起河中又以荒侈敗未嘗能當文公之言也宝慶府
有李洪芸菴類稿言愿博徒之雄考歐陽公集古錄
序以貞元中刊石昌黎時二十五歲自四門博士不
不足以當此序也

讀刘章梯誌跋

刘章梯志疑陳簡齋集二詩為非簡齋所作其一敲
門俗今我病面有三寸康衢埃風餐雪霰君馳去
蓬戶那無酒一杯其一寧食三斗塵有手不揖無詩

人予謂此二詩怒詈誠太露然詩每惡俗人山谷云
德人泉下楚俗物眼中埃下一句不已甚乎刘許詩
不當者甚多

讀續釋常談跋

釋常談古有此書而止歷陽龔順正為續釋常談釋
人所常道之語也石湖為之跋然不皆常談間有奇
語李密時氏謠題匙貴于杓益貴于葯成實論兔角
黃毛蛇足益者謂皆無者東漢光武詔語懸牛頭賣
脯西漢卒更踐更過更成左傳容氣李陵傳註眼語
漢上題於眉語史記毛遂目笑金臺密託鼻笑皆不

可謂常語也細作二字予讀左傳奏謀註中有之則
晉杜預時已有此語龔引北史平鑿傳及振應錄一
出處為始則非也

讀寶臆荆溪集跋

水心生于紹興二十年庚子寶臆生于淳熙七年庚
子少水心三十年荆溪生于慶元三年丁巳少寶臆
十七年之水心之卒在嘉定十六年癸未正月二十
十六年七十四開禧三年七月水心罷江淮制置閑
居十七年寶臆年三十五登甲戌表榜為青田尉時
以書見水心一見許之為晁張荆溪年三十登丙戌

五榜年十六年時從資歷年二十四時以書通水心
為道學名寔之說以九鼎為譬而訛夫名為舉而寔
未奉者頗似迎合水心者謂以奉致道不以道致奉
道學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奉天下之奉皆不
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耳則謂朱張呂三大儒
未嘗有是說也出于其門名奉為鼎而寔未奉以之
欺世未有事久而論不定者頌慮焉資歷為文已成
而印可于水心初稿是也續稿奉水心文造語用是
全似竊襲則不可矣薛叔似墓誌云刮皮脫澤晶瑩
流通時永嘉經制宗薛士隆理奉鄭星望公既并事

薛且師事鄭又与君奉教公博籌廣摠得其粹完陳
無已學南豐文山谷詩不如此模倣也水心為侂冑
一再出有可議而資歷自寶慶召試至端平不遠引
亦可憾也荆溪祠天台六先矣于奉資歷亦与謂陳
公之滯于三館也鄉人囑以祠記論推相則謝不為
相所親啖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与陞對夫人心
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衆辨之不隨
也回謂不為不与不顧三事未為極節不隨一事端
平初奉朝一辭也永嘉諸人嘉泰用禮間出處乖刺
謂文足掩行末也嘉定亦不同端平者多矣資歷之

之迹亦未也荆溪之文稍不及質體各為幾水心詩
力量輕重不見荆溪有云韓柳詞空偉歐曾見未
親回則謂水心之見尤其未親而于韓柳得一班身
又云受用終無盡文詞莫大工回謂水心文惟其太
工所以不盡及古何其言之戾也質體祭水心有云
始見阜陵則末年之冉之冉遇先廟則初元之忽之
荆溪祭元質體又云聯東闕兮十年之冉之貳監冑
兮數月之忽之水心誌質體母云左腕乳襟右手縫
得荆溪母事狀云左提抱右縫紉左乳哺右木榔文
章机杼果脫罄而已耶歐公云韓文雖高不其說必

似之荆溪嘗奉是言而自背之何耶水心文予已取
其記序誌文評之質體荆溪皆長于銘墓及序記如
四六疏文之類皆可刪水心多以辭險語詆朱文
公尤不敏取象山二人無此胆此弊而荆溪于隆興
張呂陸之祠強為融會之說祠之者尊敬之也為記
文以示學者入門則朱張呂為是而陸為未然不可
以無別也近世諸人往來畏江西之黨如色恢無知
為三陸祠記公然記九韶語謂無極乃老子之學非
周子之言夫論學宜且爾則為政而行公田宜其無
忌憚也四明以江合為一排文公之學或者屈而調

護之過矣然則近人文未有能過箕臆荆溪者箕臆
諱耆鄉字壽老仕至國子司業直舍人院端平三年
卒年五十七荆溪諱子良字明輔嘗為兩浙漕湖南
漕忤嵩之清之終司農少卿寶祐丙辰致仕年六十
皆台州寧海人表兄弟也

讀宏翁敝帚集跋

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宏齋建昌軍人父楊字顯道
號克齋朱文公有荅顯道二書謂其忽畧細微徑趨
高妙人謂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
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其二詳道敏道亦有書荅之

皆欲救正其為學之偏三昆仲以陸象山頓悟為宗
以讀書窮理為障蔽者也恢淳熙九年壬寅生慶元
六年庚申年十九嘗見文公于武夷嘉定十三年庚
辰劉涓榜三甲進士初任光澤簿次任建寧教袁甫
廣微為漕守因相与崇象山之學為浙西憲時俗以
包屠呼之于包龍圖中去一字謂其酷也景定四年
癸亥年八十二矣知平江府兼發運使賈似道行公
田法時諸人皆知不便而不敢言惟給事尚書徐經
孫嘗以書諫惟知臨安府浙西帥魏克愚不肯奉行
苦言勸止似道初患恢屢更民事或不見從馳書諭

意恢以為不可則知止矣乃披襟任責不辭且贊以
為是似道喜喜詰朝士謂包道夫答書肯承當矣予
是先行之平江而克愚重得罪經孫遷翰苑而逐恢
老繆貪進失人心戕國詠自此舉始移紹興帥召除
刑部尚書咸淳二年丙寅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明年丁卯正月祀郊恢老病不能拜似道
尋遣人給曰臺諫有疏恢躡出闕適依舊予祠其月
四日也年八月六矣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又明年
戊辰十一月十二日遺表聞贈少保年八月七前輩
謂保晚節唯恢豈不知公田之非得一端明僉樞而

遺無窮之穢可鄙也今讀其集文晦冗而敢于誕所
為三陸祠堂記梭山曰九韶字子美復齋曰九韶字
子壽象山曰九淵字子靜梭山疑太極圖說以無極
為老子之李周子通書与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文
之集有答陸子美書回嘗摘抄二語以示李者無極
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政不待恢阿党私門也恢
所著開闢洪荒說有云崑崙圓通無形象無窮極即
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自言之而自違之可乎力辨象
山非釋氏禪李 費氣餒他日乃曰象山嘗聞鼓声
而悟然則非禪而何少年初見文公乃父亦出文公

之門而為左祖學之少入不正強為說而心不明則
臨富貴而失其守也至為太極圖策問謂太極未有
形今以一圓而形為圖則是有形矣回謂恢所疑如
此則是聖人以一奇一耦畫卦亦非也又誣詆通書
似道德經則肆無忌憚矣或謂恢本教材李漁喜談
命健咬嗜犬肉世道衰而怪物作悲夫邵子云太極
既分兩儀立矣其于太極片言而盡朱陸二公何以
其為恢也者

讀鄭北山集跋

北山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縣人元祐四年戊辰

五月二十三日生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以生日卒于
封州年六十七政和二年辛卯貢辟雍紹興二年壬
子進士第三人年四十五矣八年戊午入察九年己
未以秘少從樞密賂出諭京陝過從十一年辛酉為
川陝諭使明年為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在蜀六載
十七年丁卯忤秦檜謫潯陽監濠州封州安置十九
年己巳春也葉水心謂中興成功業者不數人而亨
仲与焉然後以無罪死炯瘴文簡古詩峭健在封州
詩尤佳如出巢燕老榴花落樹抱猿啼荔子画角樓
前皆海外處窻竹上是人家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

背風香更出回隣酒熟人常笑萬
秋深葉不枯
一句好如芭蕉葉底稻田黃小
憇欹枕夢春耕最愛
縈迴水自由雨餘燕向花間出
皆奇麗五言如花少
蜂蝶瘦兩角用之想自謂得意
又如慕低無對手絕
妙蓋嘗與陳簡齋同舍其薰陶有
自也回生于封州
而先君不生還讀此集至郡都人
酷暑嗜尖頭夢河
豚魚及每夜無灯卷確則燃松
明為之灑淨

讀後山詩跋

後山詩話二卷回讀之非後山語也
第一段改太祖
日詩云方離海底千山黑繞到天
中萬國明不如真

本自然北浪此聯凌露委弱後山詩
勁峭孤拔不為
等語亦不喜此等語也內一段云
唐人不學杜詩惟
唐彥謙與今黃亞夫謝師學之回
謂山谷少孤後
山皇祐五年癸巳生少山谷八歲
必不識其父此乃
稱為今黃亞夫非後山語也又一
段學山谷買魚穿
柳聘啣蟬詩下云雖滑稽而有
味千載而下讀者如
新非後山語也此殆好事者托名
為之其評吳僧白
塔院詩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
多為分界子語
然後山集錢塘寓居詩有云
言隨地改吳越到江
分回故曰此詩話非後山所為

讀後山詩註跋

後山元符元年戊寅和魏衍同堂快哉亭詩任淵註
藥城集有此亭記在黃州不知此詩屬何處也回近
讀賀鑄方回慶湖遺老集始知亭在彭城郡之東南
隅提點刑獄官廢廨也熙寧初魏郡李公持節作亭
郡太守眉山蘇公命曰快哉亭下有與塏數十步即
唐人薛能陽春亭故址賀元豐六年癸亥為徐州錢
監官賦詩云飛亭廬城隅空濶延四望夙昔兩文雄
胡床此相向謂東坡與提刑李邦直清臣也東坡時
謫黃州故賀詩又云靡靡忽南北榮辱生蒼髮至元

符戊寅則東坡又謫儋耳故後山詩云來牛去馬中
年眼朗月清風萬里心懷東坡也黃州快哉之亭清
河張楚得謫居亦東坡命以此名子由作記亦在元
豐六年亭名同而地不同也任淵不知徐州有快哉
亭蓋南渡後鮮有中原圖經耳子由在徐州有又邦
直見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詩云舊書半
清簟橫眠似欲秋聞說歸休今不久塵埃還有此亭
否即快哉此亭者回過此彭城登覽黃樓遺跡所謂
老畢篆大蘓碑猶存而樓僅有破礎在瓦礫中居人
寂寞一時不知快哉之其何在云

跋國史定庵胡公升已雜稿

屈子之遠遊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吾晦庵先生釋之曰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于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不可及則已未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違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斯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之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于神

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回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其言而深悲之歲寶祐丙辰丁大全據言路將得志用事逐董丞相槐喉天府將卒數百人持杖鼓譟輿過大理寺以恐嚇之然後擲置北闕外夫丞相有罪可罷也小人作威蔑國體若是則不可當是時縉紳學校咸切齒不平端明尤公提綱史事對客竊嘆迨上疏列其事丐去吾州婺源胡公升為史館編校尤公素所原宥也大全怒逐尤公或告公為尤公稿疏者天府陰奉旨逮公薄責籍索楮閱視之無有則以史事摺撫寶慶以來一朝立傳臣僚未嘗修纂遽謂公為

某人其人傳謗訕索其橐公對有理猶坐他誣謫九江徙臨汝又徙南安今所存丁巳以後雜稿者自謫居至今所為文也和平粹密古瘦清淡幽而光微而顯如其為人公生于晦庵先生之里先生之高弟葉公味道乃公之師公被逮時衣器書硯蕩盡平生著述片紙無遺嘗為四書增釋訪求朋舊間得所抄中庸大學論語矣而孟子終不可復得斯文者蓋皆公之老筆也夫人學聖賢之學悟性命之理而又閱世故更患堆文之精奧不言可知回所獨喜者公之壽也屈子所謂來者吾弗聞晦庵所謂願少須臾無死

以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者卑皆抱恨九泉不及聞睹公今年七十有六端然老壽為世全人而大全及其覺澈清影絕久矣獨遺臭有不可泯公雖位下力微顧外物去來何足控搏把玩也出賈誼鸚鵡賦而天理之終定者身及見之則其胸中洒然當何如也回先君知縣獲託交于公之太師使君嘉泰壬戌同入工序嘉定壬申先君升舍選候廷對遇公先太師之居公年十五在侍傍見焉謂回貌類先君握手悲言相勞問回生晚後公三十年獲拜父執又得誦公之文而有感于屈伸消長之際也書是說歸之以托

名于不体朽云安聽使君吳字

跋刘羅鄂州尔雅翼

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君卜願
字端良次尔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
侯應麟為守始刊布之回謂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
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以能為青草
賦以壽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陞辭孝廟大嘗異俎
易鄂州明年淳熙己巳卒今新安志行于世与馬班
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刘公清之子澄所刊晦菴謂文
有經緯嘗以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正此可惜蓋

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尔雅翼者序見小集世
未見其書回故求得公之從孫裳手抄副本三十二
卷侯躬自校讎雖瘦間隱說其能知所自來可謂後
世之雲矣回切謂近世壽者于天下書鑽研少而剽
襲多靡勞餘力名義曉然古人有終身不能通者或
用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三礼圖而陳祥
道礼書為尤博考論徑傳草木鳥首蟲魚則許瑾陆
机張揖曹憲邢昺陆佃不如此翼為尤悉是書皆前
代所無挾是以求為儒易哉雖然李陋俗壞承弊
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知

以及狂言權以姑息言怨以輪迴言死生以祠廟言鬼神詖淫邪道先濶之悲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犹不自知也以誤本州為世之害而不以悞註易為之大害識者患焉矣侯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端直北門是將摠所存陶天下俾本末精粗無不一歸于是云郡人後學方回謹識

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

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其先或曰尤蕭然千岩蚤世不顯詩刻留湘中傳者少楊范陸特振名天下三家全集收行遂初先生尚書

文簡公殿後

獨未暇及此歲在甲戌公之曾

孫尚書都官即之孫滌使君之子為古歛通守博雅好古善飛白行艸八分書詩有家法以回嘗詩益斯文慨然有感先以公詩二十卷綴諸梓命回是正訛偽回謂光堯龍渡時則有詩人陳去非呂居仁徐師川韓子蒼之徒所謂及聞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鉅公出焉非以其渾大典正与中原諸 並欣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為悲壯然無一語不天成公与石湖冠冕玉度 騷婉雅蓋胸中貯萬卷今古流動是惟無出則自然近世乃有剗削以為新組織以

為麗怒罵以為豪譎觚以為怪苦澁以為清塵腐以
為熟者是不可與言也奉是而
工下其說則于今而夢想乾淳之感者又豈于詩而
已哉

跋尤水僚詩

詩不過文章之一端然必欲佳句膾炙人口殆百不
一二也非有工下古今之博識出入天地之奇思則
雖日鍛月鍊以求其佳亦不能矣咸淳癸酉之夏
錫麓水僚尤公來為紫陽別駕回適亦奉岳祠歸秋
以塵垢進拜首問公下車有詩曰累重無歌舞官閑

省簿書工一句蓋佳句也自是時與酬唱公佳句掇
出明年秋某將之茗雪又得公見示晚鐘詩有曰三
條椽下歸空榻百尺樓中透遠峰幕府有聯句賦落
葉者公一聯曰蟻迤愁尋穴鴉歸喜見巢蓋皆句之
絕佳者也于是公與某痛飲夜出扣吟一編退而讀
之佳句如蠅毛雜出而某之所謂三佳句三犹未以
入集則是編也公平生于藁遺者多矣夫立德立功
立言三者而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公之曾大父遂初
先生不朽人也事高孝光祿以姜特立之名
丞相出范村不能挽得疾而終公之伯父木石先生

不朽人也事理庸以丁大全繫董丞相松勢威虐上
疏訟之由是去去國不起名節家傳不但以文章照
耀天下公好學嗜古恬退雅淡所存詩雖不多而句
之佳者多自足以為立言之不朽者矣佐郡終更訪
落收名是必踐二父世官且將立德立功以勗足于
青史吾恐不得相從夫夜半飯牛者之歌也

跋趙一溪詩

少陵謂太白詩清新如庾俊逸如鮑子嘗欲摘取庾
鮑集中所謂清新所謂俊逸者盡寘坐右与太白詩
日夕觀之窮其源見其脉而咀嚼其味庶几神交与

与之俱化以冗病未能也歛邑 夫泉南趙侯自號

一溪年未踰三十而詩集已前後數百千首邑不可

以治詩不可易工侯治此難治之邑而詩每輒出工

尤足見其難抑可謂天才矣是集也清新而不刻俊

逸而不放飄然不群之思与光風霽月浮動天外不

可摸放世未有嘗讀庾鮑之詩者讀一溪詩足矣然

則一溪者固今之太白也梅聖俞以郭功夫父為太

白後身使見一溪又當何如其繫侯高士軒近賦有

杯光浮冰雪劍氣射斗牛之句胸中耿耿是與使高

將軍脫靴者同以為中英中一角麟後有識者其必

以予言為知言
跋昭武黃牒文卷

士所與于衆人者言，立而不朽，場屋之
暮華萎于俚耳而沒世俗之好，暫焉有聞而卒泯滅
于不朽之。也是故為文不及西漢為詩不過晚唐
足以名一時，不足以名萬世。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能
之士，隨雜麟襲文，有西漢風如唐之盛，則其人
有數，後世奉者率不能進于。自畫而嘆曰：彼皆
天下才也，嗚呼！其然歟！今夫治者之為，龜鐘虞鼎，彝
陳列宗廟，現者以為混然若天成，而不知鈇鑿之勤。

模寫之巧，非一朝一夕也。今夫匠氏之為室屋，千門
萬戶之宮輪奐，拖虹霓，絞切雲，漢豈神剗而鬼刻
之，蓋亦聚而群材集，而衆工一斧一片之積也。然則
士所以立言而至于不朽者，學焉而已耳。何天才之
有哉！昭武黃君滌，少于予十餘歲，得其詩文，若老于
予者，篇有新語，有新意。金陵一賦，凌二都，轢二京。
駿、予相如其詩，有半濃半淡，四山景快，兩快晴三
月雷橋，點不隨流水去，漁歌偏帶夕陽東，千峰陳公
賞之，近題鄭介公祠，有曰：當年不作南行客，他日應
無此狩人官似。亂微言許大，肉如蟻飽道方伸。

不但賞之且心服之前四句脫洒融釋條然塵埃之外後四句痛快哀憤有功于世道由此進之未艾是將可以不朽夫作文之初濡墨引紙無一字可人意至其成也無痕迹之可窺竟日思詩思之又思或無所得而佳句驚人不以思得之也極天下之用力而後自然所容其力眼中縱橫短長所見無非是物夢寐食息不忘則其所出有不約而合者矣黃君勉之惜乎其歸之急就不得朝夕相從以窮究夫古人之所以不朽者也

跋樓楚材詩

予昔讀金陵一日僅持刺入慢矣視之

龍太初

見半山例書詩人樓楚材予請先以詩示然後差日相見蓋予晚進不敢如半山以沙詩試君既得君行草書一卷與太初讀之大抵多看題詩如太初賦沙之類又數日始見服古貌儼儼如長松秋窸君意以予為可語者耶故不求于他人而独于予求知惜予予之無能為半山役而君之太初也今試奉一二以俟知者于牡丹云看東園是最低樹外此多無許大花于木犀云秋香無比愧天下仙種非凡月中又云滿浮世香俱有与廣寒宮花对開于茶

藤云春將結尾去時有花在看身高度香又云晴霄
有月与佳色春圃無花可比香于藕花云房生裡向
子虛實柄折中間絲短長于楊花云沒來把得堅牢
處不是晴明不肯飛又云名園不是無花卉凌駕春
風不似伊于瓊花云一株種外無遺種九箇花間有
細花于鷺云混融月色江湖夜照應芦花島嶼秋又
云晚歸烟樹住犹見曉香向雪汀飛若無于鷺云蝶
成擒處身粘粉花踏翻時足帶香于雨云野花狼籍
桑麻長除却他边補這边于雪云吞瓊固是真难事
要辨人生是与非于屏風云有時遺向西堂去一座

青山逐手来于画石云玲瓏不許多呈露只借時人
一面看其有一句佳者如西湖之鷺等魚船近了飛
如芭蕉之小心抽出大規模如雪之除屏簇外少青
山如菊之矮婆婆地却禁霜如愛梅之又欲其生樹
上苔如牡丹之器量不爭正月又有五言佳者曰雲
掌曰陰晴曰野花香勝名曰窠花盃是地巢燕屋為
天曰天晴 網濕船窄自心寬則漁父也曰不須憂
暑甚有我便無它則扇也曰要滿地卑處常鳴石激
時則水也曰着馬輕鞍重隨僧皂衲斑則雪也其他
可取尚多或有過于 要皆為有思致其分也

如千尺之物可折為百寸而不差其合也如水之月
与天之月無少異處用心亦良苦矣雖平家 墨平

取辨桃認杏坡老訊之活法所在又不可以

一律論也

跋吳古梅詩 龍翰

或問昌黎門人詩孰優賀圃之麗日也 濤怒之
風也籍秋場之豐年也島黃花寂歷秋則晚矣郊水
屋霜堅生意不露者也然則孟優矣視韓何如日月
口星心猶有斧鑿昌黎南溪始泛諸篇西山真公選
以入正宗者惟韋柳可近之十琴操六詩耳雖韋柳

不能近也而况于諸人乎故曰昌黎四時之氣以文

章大體言天地同流萬物皆備以詩一端言舒之不

如翕也腴之不如瘠也麗之不如質也自會者不求

知自得者不用力也吳君式賢嗜奇李博為詩有驚

人語如毛髮不可算自趙明府所喜之外五言犹有

室刀重如命：輕如鴻毛妾心江岸石郎心江上水

及亭柳拂棊局瓶花落硯池野燒經荒塚斜陽照斷

碑七言犹有 饒雀背夜巢寒琴敲大 俗人談病

骨瘦于秋後葉松子落敲山帽響与夫寺客不來僅

睡去自 修竹和新月次誰當有却整便容携酒

上樓來尤予所深喜者然私竊有取于觀摩之義欲
其舍翕之瘠而適之而返于質故書是說而歸其編
云

跋吳友梅詩資深

物之初未始有声也形形相戛氣相磨而後声生焉
莫盛于韶足以儀鳳舞獸老嫗之篪牧子之笛至微
也而或聞予之者為驚怛悽愴何耶是故詩人之詩
其感者鐘律鏗鏘享帝薦廟之樂也也微者六弦一
吹一彈之成音焉三百五篇
寒郊瘦島雖微可
廢乎哉吾讀吳君友梅詩舊矣以韶之則以塢

壁村落喻之則吳君精于琴君之詩其琴乎大琴
斷木弦以絲徽以金石吟之以拍瓜亦声也而其
声与它声迥若不同則是凡天地間之有声者惟本
于形与氣之所為而其所以感動人之妙殆必有超
于形氣之外者以為
歎吾思其說而未之達也
試書之以問吳君焉

跋汪崇亮詩

汪崇亮袖白雲漫稿見示以英妙之年為老蒼之作
与先祖太師旌德公詩氣骨殊相似第旌德公祖述
後山而崇亮頗多近体耳其青溪主客歌云野王手

奏淮淝捷門戶歸來有旌節伸眉一笑紫髯袖中
猶挾柯亭月山陰主人載雪舟披蓬繫纜青溪頭平
生耳熱欠一識若為牽挽行雷留一聲橫玉西風裡
芦花不動鷗飛起馬依舊入青山柳稍浸月天如
水此樂詩之最佳者溪鷺踏影立風蟬曳殼遠立字
之佳者也夢回酒醒不知處月靜人稀意方憶君絕
句之佳者也餘尚多佳處崇亮勉力之哉夫夢寐食
息不忘是謂好心會鳥心不能語是謂悟木之升苗
之碩莫知其然是謂進崇亮春秋甫二十有五好而
悟之而進予知其不可及也然嘗聞之先生君子感

哉
慨無可忘乎凄楚痛快須有餘貴乎涵蓄有李長
吉邢居寔之長而無其短崇而亮之進也溪奚可禦

跋汪君若楫詩文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明漆園翁以言道而虛
谷翁以言詩文詩文亦道之一也胸襟必有自得之
地然後所謂善者聚焉而不散存焉而不亡故曰中
無主而不止疑審是沒師取友必得其人則告我
者必以善而所見的故曰外無正而不明吾鄉汪君
作冊以其季之餘為詩文盈編中其有所主耶天地

間怪奇粹精將盡歸之然外以求正于不能詩
且不能文之予則非所謂印證之確然者也主于中
而正于外正于己而明于人先後次序君其加意于
斯則何但詩而已哉

跋吳蘭皋詩

予年二十餘以詩遊于竹坡秋崖二先生之間二先
先喜稱道蘭皋元倫佳句說着梅花便說君坡喜之
人如中酒落花風崖喜之坡今仙去二十餘年崖亦
十餘年元而倫年六十餘予亦老矣細讀元倫摘稿
如泉出照影清者予擊節喜之沒幽靜深有賈浪仙

之風而人世如無復勞生事更繫古人所未道惜
者山谷喜宛邱漱井掃花之詞誠齋謂後來全集別
有天真恨山谷未見者予于元倫亦云蓋坡崖所見
見者而倫中年詩而予所見者又有晚年詩元倫進
而予不進則予徒老也可恥哉

跋陳同年信學去官本末

陳後山送東坡云徐泮好美也信泮有器訟犯上者
吾同年陳君去之惡不肖也孫莘老守徐劉公元城
居言路俱不能容後山馮初心守信陸云西提李事
白諸朝臣吾陳君之竟不為而後山之去迫于人君

之去斷于己矣矣噫人孰無緇衣巷伯之心為展一官而泯其天者今之世夫豈少哉君子于事舉矣于人遠矣

跋程君師中時文贊卷

唐人應舉必以文贊見諸鉅公本朝試矣以論策各二十五篇為進卷然後中書召試六論而上親策之時則其文也必古其後試宏博擬為箴銘贊頌書檄制誥等謂之詞業尤以繳進始分試三場六題時則其文也必上今之進士曰經義者流弊已極冗腐穿鑿不古也不工也甚者巧而已矣故或場屋魁彥

致位鄉相奏議無一篇可觀以時文之習也程君筆力有餘以此卷見示予欲其勉而進于遠且大者也于是乎書

跋所抄陸放翁詩

呂東萊集與周子充書有云子直庶幾善道而于事物未盡諳悉如陸務觀疎放封駁豈為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詞翰雋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義濶略亦何方公與子直素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予聞諸前輩放翁入蜀從范石湖從出蜀携成都數剝為尼而與歸趙汝愚蜀必為此

事駁放翁也翁四十六入蜀五十四出江西倉被召
至婺州而遷卧家久乃起為嚴州必于是被駁東萊
死之前一日子充過府翁出蜀之四年辛丑東萊死
其已亥庚子間歿高宗 修孝廟實錄此等事當詳
著予書諸此以表汝愚不用放翁之故後來韓侂胄
力起放翁修史殆以其常為汝愚所駁故耳又劉後
村詩話云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
春深巷明朝賣杏花傳中入禁中思陵稱賞由是知
名予考之此詩在劍南稿十七卷放翁六十二歲將
守嚴州朝辭奏事至臨安府時詩也翁子子適

寶慶三年來為首守明年予生之年之月新安郡之
堂宅及樓名書工棟今毀矣又始創鉤臺書院子適
即所生郡學有世美祠蓋翁之父佃至子適凡三世
守是郡云

跋趙章泉詩

趙蕃字昌甫曾祖南渡居玉山遂為信州人號章泉
平生恬淡而詩尚瘦勁不為晚唐亦不為江西隱然
以後山為宗奉岳祠三十三年刘後村所謂一生官
職監南岳四海詩名仰玉山非虛寶慶初召如太社
令予得其所刊乾淳間詩十冊趙內翰汝騰序所引

虛字用功等句却未盡詩家變化之理詩不欲肥則必于助辭上着力自是至難然亦須渾成不露乃可近人學之乃至偏枯憔悴全用之乎者也作对殆刻鵠不成類鶩也容侯少間盡選佳句兒輩漫堂刘公者表其墓靜春刘公清之子澄知衢州以無罪去章泉舊詩也時為酒客至郡未工即棄官因送子澄而歸終身不出年八十七予嘗為公作傳

跋阮梅峯詩

阮秀實興化軍人號梅峯早見知于趙昌甫贈之詩曰青雲道遠龍媒老白雪詞高鬼胆寒後遂知名岳

珂爾之尚書主淮東餉甚微偃秀實妙年布衣登門至今當所上轡行輩然不能時文嘗擬美良進卷有荐之者遂自稱美良僑居吳門一時游賈似道門最久馮夢得號馮鷲陳枲號陳喊皆能古文孫之德有詞學號孫風而秀實號阮怪平生用似道錢無數而詆似道不直一錢得右遷官不肯為咸淳初攝蕪湖茶局得予詩大喜稱賞予舊作醉若山顏無舊侶坐如泥塑有新功坐以守宮緣素壁眠遲促織韻空階以筆圈點相似亦謂不當數用人名又物乎仄不律予為奉官時秀實謂似道似道不為礼甚

怒而歸陶乃訪予求閩中監司書以行意若可憐八
十餘年

跋戴石屏詩

戴復古字式之台州人號石屏年四十五始以詩遊
江湖間見知于真西山早年讀書少故詩無事料清
健輕快自成一家在晚唐間而無晚唐之穢陋晚節
以詩名重諸公爭致餽歸而家八十餘歲豫章陳
黥壽夫為予言石屏詩非千載不朽之文豫未為極
致

跋馮抱甕詩

尚未論人物者不貴夫崛起于一時而必取夫文獻
淵源之有所自蓋功名可以偶然致而學問文章須
天性固有之亦必濡染薰陶得于父兄師友之教則
易為力也抱甕馮夢龜仲錫普州安國縣人五世祖
鴻石先生獻能嘉祐二年章衡榜与眉山二蘇公同
年後改名山字允南屢持麾節以祠部郎中平于朝
鄧綰嘗為御史以素不識綰為何如人辭不就
有春秋通解文集十卷行于世安定胡先生春秋解多
取之四世祖澥元豐五年黃裳榜靖康元年同知樞
密院事尚書左丞史有傳曾祖為利州帥祖宿知石

泉軍拘歷說不赴父榮嘉熙二年以知眉州攝夔漕
一日罷僑寓錢塘之北閔喻家橋淳祐四年歲在甲
辰九月右丞相嵩之起復即上書叩闕謂宣和六年
有靖康之禍今嵩之又以甲辰九月初五日起復于
厄運恐未便書上降一官池州居住其年十二月改
相范鍾杜範太學生張彊蔡德潤四百餘人伏闕為
訟其寃即日放之便過差知賀州以母老丐祠除諸
司計院六年丙午五月孟饗除司農寺丞報至丁
母憂尋以時事拂膺相繼卒徑賦先生徐公霖銘
其墓抱甕能刻苦不墜先訓凡六荐鄉漕咸淳甲戌

推恩授遂州司戶兼司法未赴諸公列荐幹浙西帥
幕帶行戶部掌故今為提本建德李事兄坦字伯田
俱有詩名和予寓屋十詠其議論宏潤如其人察其
所業所蘊如其世儒家一篇則世之公論也非私于
子者也

吊鶴賦

大德元年丁酉十二月初九西湖先生趙子
君實失鶴越三日瘞于南山紫陽方回虛

叟萬里吊之以賦曰

子實子築屋西湖之西據南高之峰泉石奇崛烟霞

疊重有雀飛來不知所從矣主佳客惟然相逢豈出
心之有感而相值于箭峰者乎朝出于野靡羅網罪夜
栖于室不焚不籠出沒游戲菰蒲蓮稻翱翔掩映杉
竹 松立乎階所苔蘚增色依乎窓牖藤蘿改容人
物与其殊遇遇可鷄鷓而鐘鼓彼傾國之妍姿矜媿
施之焚、魚鳥兮見之颯深逝而峯高亦有德既輝
而鳳來機已忘而鷗下

梅花賦

宋廣平環

垂拱三年予春秋二十有五歲戰藝再北
隨從父之東川授館官舍時屆除月顧瞻

坳垣有梅老根非 出群之姿何以別乎
若其貞心不改亦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
作賦曰

高齋寥閭歲晏山深景翳、以斜度風悄、而亂吟
坐窮荒其無用進一觴而孤慙步前除以予上丑
少步也下取倚藜杖于墻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
亦切綠葉而先葩發青枝于宿枿光分影布冰玉一色胡
雜環乎衆少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
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傳粉是謂何
郎清香潛襲疎蕊暗襲又如窈香是謂韓壽凍雨晚

温宿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皓照
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霾晝閉又如通
德掩袖擁髻狂飈卷沙飄素推柔又如綠珠輕身墜
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温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
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或惟或悴若璽均或
歌或傲若曼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
雌黃擬論殆徧彼其藝蘭兮九畹丰蕙兮五柞緝之
芙蓉贈之以芍药玩小山之叢桂芳洲之杜若是皆
物出于土產之奇名著于風物之託然而艷于春者
望秋先零感于夏者未冬而或朝生而速謝或夕

秀而遂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澗洳擅美專權
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澁蜂房未喧獨步早春
自全其天至若措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隣市塵甘趣
岩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陶彭澤之三迳
投閑曾無捐結貴不移于本性方有儼于君子之節
聊染翰以寄情用垂示于來哲泛父見而勗之曰萬
木僵仆毒英再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物以永
保貞固

跋

歙陽方回曰據皮日休毒花賦序有曰宗廣平為相

其端資勁質剝態毅狀疑其鉄心石腸不解吐婉媚媚倅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朝徐庾融殊不類其為人也某自志季之年從師取友至今七十二歲讀唐文粹及文苑英華諸前輩所選古文未見宋廣平所為梅花賦諸類書無不讀並無此賦自開元以後至今諸人為文為詩亦未見能引廣平梅花賦一二句者近人撰全芳備祖以梅花為第一類自謂所引梅花事俱盡如徐堅初學記梅花事其人皆遺之書坊刊本不足信如此今乃于舊國子監得此賦寫本以唐書藝文志攷之開元二矣相姚宗

也有姚崇集十卷宋璟集十卷唐人文集未有今板皮日休賦梅花時尚及見宋廣平集而賞此賦五代時後唐西蜀方有版行書籍未知此等集皆嘗刊行否晁公武讀書志唐人文集中已無姚崇宋相文集集僅存者惟張說張九齡李嶠陸贄李絳武元衡六人耳與中館閣書目集名存而書亡者不一姚宗集亦其一也如此則無怪乎近世季者之不見廣平此賦也廣平自垂拱三年春秋三十有五于東川為此賦是歲武后扞唐在大位之四載歲在小交逆推之則有廣平生于高宗龍朔三年癸亥相睿宗未幾

罷元宗開元四年丙辰以吏書兼侍中後罷改兩為
京都留守十年己巳為右丞相張說為左丞相二十
年壬申致仕二十五年丁丑卒于東都年七十五蓋
姚崇之相卒于開元九年辛丑年七十二其生是當
高宗永徽元年庚戌長廣平十三歲而廣平再相近
逝開元之末元宗始初清明賴此二相之力日休謂
端實勁質剛慤毅狀此八字崇復鉄石心腸此四字
頗善形容謂其梅花賦清新富艷河南朝徐庾雖不
類其為人似此為知言者蓋唐人襲六 至于元和
而後大受此賦誠有徐陵庾信之風引傳粉何郎窈

香韓壽九疑英皇姑射神人通德擁髻綠珠墜樓温
伯雪子東郭順子靈均憔悴曼倩歌傲文君嫵媚飛
燕休輕十二事以况之而繳之曰口吻雌黃擬誼
迨偏意謂世人之見梅花者其所謂雌黃未必皆中
的也然後斷以己見謂凡草木皆無歲寒之操而此
花独有君子之節措迹深隱寓形幽絕保貞固乃廣
平一生剛勁之氣見乎其辭其為宰相也爭大事不
少挫過于姚崇未相在外跋涉之時多其既相在相
位之時亦少視彼沾沾自喜以宰相為榮而固位希
罷不肯退者萬矣永保貞固信乎其為永保貞固

也已而皮日休乃謂賦語婉媚殊不知賦後一段未嘗婉媚也近世有謂王曾梅花絕白雪中未問和羹事者為狀元宰相識淺小器者之評世人多未見廣平賦而同幸得見之是不可不詳本末以垂示來哲六廣采廣平賦中語也

大德二年正月初三日庚寅回拜敬識
再考考宗廣平梅花賦及東川從父跋某以唐書宰相世係表攷之廣平十一世祖晃自介休徙廣平利人生三子恭嚴洽嚴之後四年生弁廣平七祖世也為後魏吏部尚書襲封利人子六世孫元撫衛州司

戶參軍是生右丞相廣平郡文貞公璟史無奇字表不書元撫有何兄弟則仕于東川從父無所于考姑舍是勿論而評所謂梅花賦者非惟世人罕見此賦六無有能為是花作賦而与之匹者詩之佳者則有之矣今初學記有梁簡文梅花賦一首其詞一無可取初云梅花時早偏能識春次云袂衣殆弛羅袖初單某謂江南雖暖早春梅開之時未可以去綿衣則已夸矣其末云春風吹梅恐落盡賤妾為此斂蛾眉花色持相比惟愁失時擬之士大夫則若惟恐後時不遇者與寄浚矣陳無已賦梅花云後時何所恨獨

處不祈恰惟此意可與廣平梅花賦相抗大抵賦若
詩貴乎與多而此少比徒以擬其形狀不若與而有
闕于道理王介甫梅花詩額映日明飛燕肌粉含
風冷真太非不甚工乃是廣平賦之王道下陳廣平
引十二事為比為世人口吻雌黃以已自况而以隱
身幽絕寓興焉剛發之氣可掬二十五歲為此賦勝
于陸机文賦遠矣某為詩贊之曰廣平未第二十五
流落東川匪其所官舍有梅無人識不為隱憂不勝
吐宗公作賦意自况百死未見寫未語蕙蘭吐若寒
不然弓為芙蓉何足數一相睿宗再元宗剛直突過

相姚崇力爭大事誓瀆死燬哉萬姓塞江中儼如不
死謫嶺海寧如凍梅隱榛叢豈似後來楊与李啼鵲
一聲飛落宰相人：皆可做鉄石心腸心死不怖
然後可以致太平不然不過隨風絮士無窮達莫趁
時皆當熟此梅花賦達為宰相窮忍飢皆當如此保

貞固

大德元年戊戌履端之後晴人日甲申書于杭鳳
凰山北曲阜橋南後八年大德丙午十一月朔讀
此跋賦為之太息書此以贈吾友新安俞唯道師
曾時回年八十矣謹誌

跋馮深居詩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軍人號深居父子兄弟一時知名皆登科去非嘗為宋宗李諭斥高中大袖而身肥短詩峭健晚頗深晦入金陵幕事日詩酒費用不計美乏則又求于士大夫不敢不愧至凡縑帛物玩立令諸妾分之錢以贖典既而又乏又贖典倍士笑侮之不肖也馬禧齋光祖清溪祠先賢去非為贊皆可現年八十餘卒今亦無復斯人云

跋劉後村晚年詩

劉克莊字潛夫吳化軍人號後村以任子賜第始受

知真西山而以最為鄭清之所擢用亦屢斥晚為賈似道牢籠至從官既歸老有三生不可忘客堂之句乃豈欲以諛禍耶抑為孫兒地也晚年詩予已句抄評之年八十餘卒此皆近詩人老壽者回選放翁詩故牽聯書于其後云

跋程舜俞詩

吾古歙州邑六婺源為大浮溪文晦菴李大之也後進士得其芳馥一二以立言于世亦足以大振聲矣程龍字舜俞婺源人也乙丑阮榜進士初授黃陂縣主簿再調吉州司理參軍改辟建德府觀察推官今

為選授贛州同知和此詩語簡意裕是生大儒之鄉
所聞有自來者歎紫陽方回書

王維朝川別業自孟城坊至柵園二十絕雜唱而裴

迪和無一言及世故此蓋幽尋僻處所賦政當尔
昌黎為劉給事賦二十一詠乃刺史州宅也然專道
林泉間興趣于外不毛髮沾洞門無鎖鑰俗客不
來此以見自無俗客則自不必有鎖鑰風致甚高与
夫意以見非俗客者異矣既曰朝游岫南暮遊孤岫
此所以孤岫鳥与人盡相識又曰郡樓乘晚上盡日

不能迴又曰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首如此則郡
事全廢簿書期會一切不問也然必具道眼識詩法
者始知昌黎為善立言譬之曾點舍瑟異乎三之子
者之撰也近人之脩桐溢香氣味淺短題山林意朝
市予病其深然而以語夫人輒惶若予訝此無名子
者其為鳳鳥龍馬自山中隱君子歟授予詩隱其姓
名于歸州賦云結亭俟小舫四壁盡空々他日揚
棹還應此同可謂深會予意者故表而出之紫陽

方回書

跋僧如川詩

韓子歐陽子于佛不喜其說而喜其人韓之門有惠
師靈師令縱高兩廣宣大願之徒啟之門亦有秘演
惟儼惠塵惠而契嵩之文至以薦之人王東坡山
谷于佛喜其說復喜其人故辨材爭東 提佛印參
寥禁聽密殊順怡然久逸老与坡遊海堂心死心新
靈源清与谷尤相好也也大夫嬰于贊紱不有高人
勝沅為方外友則其所好者亦淺矣楊文公之于廣
慧梅聖俞之于達觀穎無尽之于甘露滅無垢之于
妙喜果死生窮通以之而吾紫陽晦翁深淵異端得
一志南杏雨柳風之句尤極口稱道不啻已出於乎

前輩遺風餘韻遠矣其不可復作矣夫自予來桐江

日沒事與華頌嘗想望烟霞謂 嵐之表以為必不

無幽子可与言者南山報恩禪寺甲是邦寓公府卿
黃公宗仁暨諸禪流舉今無竭禪師矣如川主其席
予走筆題請疏曰南山一榻三條椽仰砥如川見如
川借問此是如川否只恐愁坐禪人不眠錢塘西湖
名刹老衲和此傷偈送之盈軸既入山實榜植廢鼎
新雲如往山靈隱宇作章州詩有皎然靈徹風問所
出自淳安之項氏子也問所嘗從逝遊珍藏叟沅清
溪而得師法師則伊岩師玉也初住餘杭州枕山之

順慶寺東坡留題所謂問諜知秦過看山識禹負者
癯若不勝衣訥若不出口而繼予十咏為伽陀体世
之以斯事自命者反若有不及焉予坐嘯六年得此
一方外友庶亦可以澡吾心之埃謂跋及前脩無愧
与許而予則未之敢也紇陽方同書

跋王同叔詩

吾州名卿故大府寺丞黃公諱何字景蕭休寧縣人
生三月而孤祖中理祖妣吳氏祖妣之弟舜選二子
曰俯你號龜儒寺丞從之遊得其學中乾道丙戌第
知處岳二州卒年七十四時嘉定二年也寺丞娶京

二年也寺丞娶京西轉運嚴陵方公仍之女孫同寓
家于岳在郡治之西大樹巷百步咸淳五年故大府
卿行都尹帥魏克愚以謫居歿于其家予聞之往來
于懷後六年假守始盡知寺丞德業之詳而識其曾
孫架閣君龜從字同叔寺丞二子曰渙通直郎致仕
曰閱新州通判子華權院亦嘗倅即同叔父也始寺
丞之姊嫁邑人程公文夷有子曰珙寺丞察非常見
挾以自隨數十年以平生所得二吳之季及有聞于
程公大昌者盡以授之珙世所謂玉堂泂水公程懷
古者也然玉堂豈惟得之寺丞之學以顯聞于世凡

要官美職皆寺丞之力所遺焉史丞相弥遠初拔舉
寔寺丞為考官弥遠柄國恩報其後以問玉堂玉堂
對謂此即甥也而不及言寺丞之子若孫故玉堂以
鼎貴而寺丞之門當弥遠時仕不少進由此推之學
未嘗無種其傳也以有質仕未嘗無梯其升也以有
命同叔典故該洽為詩文必精思賦予寓宅十咏皆
有遠意書其家世如此寺丞之澤當源之未艾云

職不賤跋胡直內詩

方淳安縣人父順昌黃岩令

同榜祖伯驥己丑黃榜浙西帥叅號

坦軒有集刊行曾祖朝諱壬辰黃榜國子

正知岳州號靜軒

學周程文嚴蘓詩黃陳与治俱極而章蔡亂之南渡
復矣又厄于檜誰寔洗日濯月以有軋淳迄慶元大
儒歿侂十三年遠二十七年清崧出入傾軋十八年
權歸官侍循至全道又幾二十年而亂極不可救矣
盖江左百五十年前七十年僅一檜為梗也後八十
年連梗六梗臣昏仇正嫉是稍知書又陽進真魏而
陰排之下之人視偏傲蔽枯于私痼于習一時所尚
非萬世公論學也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嘉而東嘉我
覺子覺誠瀟唱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昇聞

言歸肆力碑板陳壽老吳明輔奔其後而卒莫計也
至于詩惟章泉南唐有乾淳之風四靈不復五矣劉
潛夫始六染指四靈南後宗放翁卒自名家今之褒
博不講學不論文間一為詩曰我晚唐也問晚唐何
自入曰四靈也然則非四靈也乃近時書肆所刊江
湖詩也青溪胡君下方直內過予言詩讀其粗甚之
編綴意鑄詞冗出致而抑浮俗善矣予猶欲君一掃
慶元以來八十年之弊力追乾淳乾淳還則元祐慶
厯上至千古皆可坐而致也無徒曰吾不為宋詩陳
其宗詩乎歐蘇周程其宗之文宗之學乎

一詩序無庸冗雜得一二名筆拈出足矣

一詩題宜有斟酌非舉世皆知難稱道號非寔可

為師難稱先生有官寔書其官餘書其字皆註

其名

一詩意不專譏諷洪覺範天厨禁齋誤人處極多

或以是釋杜詩山谷不以為然宜戒之

許禹松詩

詩必擺俗好棄少作而脩衆體則立言不朽予淳祐

中偶聖隱冷泉時京尹盡去相間詩板僅存者二其

一有云石屋雨來春樹暗海門潮起暮雲高此四明

陳允平詩蓋軒渾體也林洪可山亦以詩鳴諸公間
自晚唐西湖工詩人爭效之予心皆未以為然今三
十餘年未有晚進能以此體絕出前人之右者洵一
時之所尚而不以右為師猶之奕然師第一手不能
過其師必為第二手苟僅師所謂第二手者必有更
低一着無疑矣陳後山生于皇祐五年癸巳少東坡
十七歲少山谷八歲朱文公謂後山初見東坡詩未
甚好東坡四十二歲知徐州子由來會後山時年二
十五歲有詩贈二蘓公云一洗十年新李陽寔歲在
丁巳王荆公得君政熙寧已十年也其見山谷于穎

昌時律一變不知的在何年今後山詩任氏註本自
元豐六年癸亥始皆三十一歲以後詩獨有贈二蘓
公一篇為少作蜀本不註及眉山史氏續註外集尚
有少作可款予細現之輕重懸絕使不遇山谷則安
得黃陳並稱乎古詩有六義風刺其一耳老杜所以
獨雄百世者其意趣全古之六義而其格律又備後
世之眾體晚唐者特老杜之一端老杜之作包晚唐
于中而賈島姚合以下得老杜之體葉水心獎四靈
亦宗初九僧體耳晚即唐體也寇萊公以此體也近
世學者不深求其源以四靈為祖曰昌唐風自我始

豈其然乎山谷詩本老杜骨法有庾用府有李玉谿
有元次山諸人亦未嘗攷也武林萬松許君庚字伯
先与予論詩往來七里瀨數年矣予始終執說近相
与庚酬數十篇曰值兩夜無恐留春鳥自謀曰思若
無一字義未成數篇曰夜盡啼鳥麻深沒過人曰
硯潤浮殘墨琴乾響斷絃曰壯歲期加進新吟未敢
編頽捷趨進脫故習肩前修蓋伯先生甫三十有六
少予二十年予所云三語伯先生之所優為者也豈
止丁卯橋家法而已哉

紫陽虛谷方回萬里謹跋

孫元京詩集序

虞夏商周詩經孔子刪定則贊贊離騷而降漢魏晉
以至唐宋五七殊古律異六義之致一也人品高胸
次大李間深筆力健咸于此乎見之予友孫元京詩
有近陶者有似二謝者有似元次山孟東野者其少
作七言律已有全似陸放翁者長句如杜詩引及陶
山谷詩長句其得之中而見諸外者歟根本有自來
矣清勁而枯淡整嚴而幽遠五言律近世詩人所未
易及言古体如秋懷五感興六冬初雜興九近世詩
人所未易不能為詩如奕棋挽弓高一着者決定高

一着臂力弱者雖欲強進分寸不可也不謂吾州近
有此人特是以見朱公可無愧哉
至元丁亥正月初三日同郡方回謹跋

感興詩

清風有佳意逢者為一娛曾不救飢渴政尔飄襟裾
凡物貴有用論詩用則無詩成亦自詠侘儻條或昭

蕪

身名不相涉二者如參商遲其議論曠越百世長

于人已無益離之故卓荒不知史冊上更是誰芬芳
犹足厲世俗曰此有耿光生前文字厄寸札荐莠稂

及後乃大行家有星河章欲知其人近世若蕪与
黃

丈夫有酷事良不為奇屯俗子來吾前有語無由
伸其愚正可置而又何為嘆勿如孤竹子宇宙生
涯根匪惟狎樵牧浩々具疎親鳥故不亂行歌故
不亂群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州不足調謝安適可謂殷
浩夫亦有所怀非必着稿

冬初雜興

今晨霜氣肅愛此群山秋天桃薄照日乃是丹楓

稠

牧童與樵束共戴牛背歸我無薪蒸計南山松櫟
稀園園或可廢亦以完我衣人生有定分勿怪生

理微

鐘聲烟外寺報我明朝霜云

齋中乃無紙柿葉平離根稍取書點畫帶此朝履

識字有何補隨尔夏患繁姓名縱不記適有意存

烏惜哉結繩後事始于乾坤先生晚始悟無術鳩

田園

殘花与新蕊不共橫斜枝推謝得清峭獨照冰霜

時寒梅正如此他木乃安良由此現世物特以厄

見奇

古雲秦落節當有新醪第浮林釀幾何撥毫香浮

浮醇熟不足計醒醉亦自籌得酒乃遠飲無酒亦

可休絕情未知道顛倒阮与劉百年有事業違云

此糟印

立春日

殘冬初曦巧弄頻輕漸片：動遊鱗土牛不報窮

居暖星鳥飛司退士春門帖廢忘梅柳白柳惟倚

閣鼓聲人愁多酒淺知何那太息年光草之新

送年寓嘆

歲是事分携作運歸清愁環守有重圍預供除日
先
祭次拂元朝道士衣狂似嵇康今盡嬾竟如蓬瑗
昔皆非新春未識耕耘地當下何如買釣磯

朔歲連日有陰雨

老杜詩章五百年為吾替寫早春篇恰從元日
人重有陰之冷零天

日已嵐陰守翠微清溪平沒釣魚磯流鶯一往無
來意直恐梅花半樹稀

新州天涯入斷魂若為有意眺郊原只因老了春
愁少須看滿之雨暗村

又書西船五首

船寔吾式賢船齋分溪流為池前後暮漸

然江湖之意者也

蹴踏江陵一舸空襄陽親手結孤蓬流傳別有點
川樣安穩船齋不驟風

又

書西生憎世上塵不嫌衰笠漸無津扁舟去住渾
休問了是江湖舊散人

幸自消除長物緣尚留遮眼卷三千分明更有江
湖債擬入人家膺釣船

不聽擘音分外閑穩裝書畫一蓬間今朝風雨茗
川上扑澆沙鷗第幾灣

又
切莫清狂更隱淪浮家泛宅斷知聞明朝我欲覓
書畫何處將詩寄水雲

不聽覓佳山水遷居未能又力役不休

又
微吟清嘯有孤怀歷落嶽崎已大乖芳心何心知世
事閑雲肆意遠天涯前時絕喜王官谷此去聊堪阿
里街一語作銘君記取騰、任運莫安排

又
雲外荒村半掩扉門孤事業与心違悠、歲月山林
老納、乾坤道路非鴻雁闕河秋滿眼梧桐風雨冷
吹衣蓼莪自是長休廢獨立蒼茫一嘆歎

又

竹枝歌

灩澦灘頭君莫行瞿塘峽裡不論程龍吟小雨蜀天

黑岑有明朝春水深

雲水又

行盡三巴三曲頭一灘自有一生愁明朝已過夷陵

岸更宿江陵漁笛舟

車水又

雲外猩：何處聲終朝出沒只深菁前有懸 菁几

里行人到此古今情

木蘭又

洶浪碎雷蛇飲溪陰岷天暗虎

泥萬里中原那有

此恰君更過鬼關西

又

峽頭陰：無四時寒雲鳥道掛天危荒亭敗驛此何

處望帝江山號子規

又

巴子城荒非昔人公孫何處問遺民千年惟有武侯

蹟留与踏歌行早春

又

漢世明妃犹有村荒祠歌舞与招魂胡琴好入巴渝

曲萬一还鄉酒酒樽

又

黃牛廟前鴉鵲棲黃魔宮外梟鵬啼估客酬神巫
醉青林日轉風淒人

又

峽山削去青嵯峨峽水勻城不綠波頽平山林未能
得奈此猿声朝夕何

春夏之交四首

江花江水意春色為誰多極目天涯草淒淒奈尔何

又

悄、瞻青壁悠悠、矚翠林流鶯無一事声遠薜蘿陰

又

村落頽桐日茅茨白棟風沿街沾雨菊又綠去年叢

又

拂檻逍遙絮浮空自在絲幽香來遠近山側有餘醺

霜曉早行

三雨殘星龐朧雲人烟山色曉曉初分西風一夜吹
葉不計霜晨客子聞

哭程晦夫

握手論交意氣真舊遊四顧黯傷神陪從金馬門中

客和唱銅駝陌上春

又

尚謂御邦離有合忍聞邱壘夜無晨夕陽古道曾經
別腸斷西風泪滿巾

和謝虛谷

文章琬琰成鐫磨乞与丹青侈若何已是追隨名世
晚敢言步驟古人多未同子美投三賦且為靈均釋
九歌怎有農謠又漁曲稍談釣笠与耕蓑

又

窮愁出思或成詩畦逼荒蕪失自治氣居忍寒宗玉

王士夙犹尔操鍾儀安能跛鬣泛天馬正擬長松卧
兔絲落以新篇謝繩削元和直至建安時

孫次臯詩集序

兄弟能詩書五子之歌所闕甚多非為其詩足以名
世也五植煮豆燃其則爭名矣後世工詩而傳世者
二謝五竇蘇翁子美坡穎王介甫平甫黃魯直知
命秦少游章儀俞秀老清老臨江三孔豫章四洪昭
德諸昆餘杭二趙皆是也然其間達而顯者名之傳
本不因詩惟窮無可傳者其名類賴詩而後傳蓋達
則兼有詩名者也窮則專有詩名者也惟兄弟俱窮

詩名俱亨專有而非兼有斯為優乎余同郡邑林二
孫君是也長孫君嵩元京詩清勁苦淡如其人小孫
若此學于未之識忽袖詩訪于武林亦清勁苦淡如
其兄灑不同次舉晚節豈终于亨者哉雖然向士亨
何害前所兄弟俱亨專有詩名能吟好山猛虎奇
句者視半山丞相不足多也元景生嘉熙戊戌今卒
四年次舉生淳祐乙巳今年五十一歲余生寶慶丁
亥今年六十九歲

元貞改元乙未正月初九日里生方回謹序

後山詩跋

次舉昔胥會于杭年五十一今再相見年五十九而
回年七十七矣見教新詩一帙第一首有人事休兵
後秋懷落木前兵後續溪道中之句非近人晚進所
能道也如蕭條同甲子強健又重陽九日呈戴兄更
菊數杯酒烟雲千仞岡如書帙載牛角酒錢累杖頭
出遊川上山林面我軍杭祿有今秋如賦體應全變
儒風亦漸回寄衡教陳景山如天已窮吾党人誰贖
此公挽舉明府如日載鷓鴣三十尾魚為相入水為
田溪上有類杜子美者有類陳無已者不具眼者不
識也近世之詩莫盛于慶厯元祐南渡犹有乾淳永

永嘉水心葉氏忍取四靈晚唐休五言以姚合為宗
七言以薛許渾為宗江湖之間而無人能為古選體
而盛唐之風遂衰聚奎之跡亦晚矣回有感鏡舌書
此

大德七年癸卯九月初六日庚申方回書

承贈五言律三首後山体老懶尚欠賡韻

去來身不定惡好夢皆衰兒女千山外舟車一月餘
豈真休客擔犹怯省家書自平江歸椿庭才不起槐
府邊無情挽呂道山此樓時自倚吾鏡不須看倚樓
樓蟻穴中曾作守鳳皇枝上已生孫范蠡

放魚謀國手田方養馬愛賢心高平章甫齋新第天

下事須金鑿落人間秋有木芙蓉

頤賴青州

沒事力許過絳縣老人年壬寅生日暮花滿規慵磨

墨燕子啼梁急捲簾

吳尚美漁矶胜語序

同里吳尚美予未之識寄魚矶胜語一編求武林讀
夏暑詩云舊聞有西山松風方月寒明當整襟履舒
笑青雲端招手塵外人淪泉采芳孫篇句如此襟
懷如此足以為高尚之士矣又律詩云 去漸同嫖
母醜歸來免效賈胡由思索至此對偶至此亦非一

朝一夕之力也予年七十作詩五十年嘗欲挽銀河
淨滌平生烟火腸然後借天孫之錦机經古緯今組
文奇織異章以續陶謝李黃陳之萬一病未能也尚
美其体此意就太室而問之當自得之

元貞元年乙未日在箕八度某書

吳尚美漁矶續語序

里中吳君宗尚美嘗以漁矶韵示予為下轉一語今
忘之矣予友曹清甫戊辰進士第三甲第五人一為
簿及山長即不仕資粹而季奧不輕許可今年六十
三以予年七十寓武陵移書問安否又以尚美漁矶

續語見教予讀之凡四十二首效唐人詠史詩最奇
予叔孫通云吳市終身避言耳去家豈是去為仙議
論精確翻貝葉養龍涎一聯尤新予未識尚美亦未
卜知其年以清父之美而夸尚美如此是可謂美也
其詩又如此其為今相如無疑特予非揚得意耳
詩所以言情性勝物沒勝麗于弱冠以來五十年
矣季者不逮此何時而見清父尚美乃以一樽共設
斯事告

元貞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里人方某萬里序

楊柳依、雨雪霏、謝安石謂不如訂護定命遠

沈氏告予謂閔、睢鳩在河之洲無下文可乎尚
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讀全篇可乎方某再拜
尚美聘君清父季翰

評吳尚美詩

一詩末問工不工且要對屬親切輕、重、得其平
又復情多而景少沒多而麗少今示下漁祝詩畧
評一二可與今嗣現之勿示本人

一第一首中四句柳池深魚乍出如何解說桑麻土
潤燕初歸此一句謂春後燕子來也稍有味上句
冗矣後兩句又云

一二年春草風前綠萬點桃花雨後紅草何必風前
綠自來詩不敢以桃花對春州前兩句冗後兩句
又弱豈不曾讀老杜陳簡齋詩兩句景即兩句情
兩句麗即兩句沒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此一
聯也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即如此續下聯簡
齋又有一句景對一句情者妙不可言下聯如或
用是故事或他出論議論不情不景其格無窮
一漁攜網近鷗斜去此句不工乃是兩事下句云人
過橋東影倒行却只是一事詩如此作
一第三首五言律中四句云岸近田多損潭深石疊

年多字輕疊字重不偶村春林外急鉤艇柳陰橫
四句皆述景物杜詩村春雨外急却妙此云村春
林外急無味此公作詩全不于情上淡上着意賈
島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妙矣繼之曰過橋分
野色移石動雲根工矣予犹恨其四句皆景鳥已
宿于池中之樹忘机也有僧夜至不期自來故敲
門之敲字工而意長却又何如何夜間過橋移石
毋乃太多事乎晚唐近人四句皆文景者予所不
取周致詩体謂四寔四虛前後虛寔為三体式
亦不敢謂然多于淡少于麗情懷有餘景物不

不足始是詩之妙也

一第四首竹牖迎風翻貝葉銅爐温火養龍涎此

一聯似佳然迎風看佛書未足為奇下一句好

貝葉對龍涎一佛十書一好香言其養字亦可

喜其題曰梅雨稍霽立詩題亦合精審此亦

未

一第五首麥飯飯絕句第二句不可曉光武滹沱
之竟烏得有玉食未堂且評此五首定可以類

推

送白廷玉如當塗詩序

予友白廷玉為當塗李官常所往來者咸以詩祖
其行予讀之用詩用意各不同為廷玉屈者非也
以其小伸喜之亦非也榮枯升沉偶然耳外得志
而內寔焦枯且死則遺臭可也外若不得志而內
有餘樂身枯而美名存焉可也姑熟予舊遊也奉
此郡古人物評之王敦桓溫劉裕為晉從莽皆至
得至志者也李太白流放廢棄遺青山一杯杯土
至不得志者也鶴為彼予為此予古人物遠矣論
及人物樊 古之浮巢虞允文之海鯨皆功臣皆
得志孰減孰否李之儀郭祥正皆有詩名而不相

能皆不得志孰是孰非昔魯直作郡九日罷為大
梅小梅歐靚賦風月詩氣不少挫韓無咎中原文
獻流落南渡僅至從列天際兩城詞古今絕唱之
二公者不得志于生前而得志于身後非歎此事
亦遠矣論近事予祐淳辛亥至此郡訪郡博士程
公森予御人也公魁舍選名進士卒不顯給事董
公槐家居先君同年也後為相不及期 今四十
年矣宝祐戊午景定庚申予從湖北常平使者魏
公克愚兩泊舟牛渚其西也聞郡守牟子才嘗作
脫靴亭有記官董宋臣諱比高力士喉丁大金下

言路汙濫之當是時丁董勢可畏予臨江嘆息而已
其東也賈似道自鄂漢入相魏以舟從諸戎軍生還
者懷妻惟迎以首婦及戰沒無首婦者其家慟而返
賈是許黃州失守者以功自詭欺主欺天下初喜魏
才用尹京尋以不奉行公曰諱之死賈竟敗師凶國
不得其死余壬戌塵氛分教漢東歲且盡荆困呂文
德徽往在所白事冒雪入樸陽城見子師望還采石
阻風三日盡登覽之勝迅息亦昏三十年所閱丞
相三使相一從官一卿一二千石一中常待一冷官
一崇者升枯者沉泉今皆如一壩之滅于水矣不與
俱滅者善與惡誰淨而易今諸詩人之詩訟廷王之
屈歎雖終身布衣非屈贊廷王之伸歎雖驟為卿相
不足言伸顧胸中所存如何耳廷王過寓公陳威仲
亦今之處者也誠相身論之

至元辛卯九月十一日紫陽後學方某序

跋俞伯初詩

詩三体唐虞三代一也漢魏六朝唐二也宋始尚律
詩三也星源俞君伯初見示詩百三十篇唐宋體
也有格有句有有意然頗得之易先易後難孰若難
後易某年二十二歲戊申以所作左史呂公老先

生又三年辛亥年二十五始得品題命之字贈以序
遊江湖謂某詩稍穩貼矣穩貼二字一生受用不盡
詩自是中常詩話自是一般聲響自是一般風味題
目祇謂送贈唱和揮毫不同然必自是字穩貼
乃可某七十有老矣

大德己酉七月二十日戊戌方某跋

程斗山吟稿

老杜
元年庚子年四十八至成都大曆元年丙
午年五十四至夔州山谷論老杜詩必斷自夔州以
後試取其庚子乙巳六年之詩觀之隴劍門行旅

跋涉浣花州堂居處嘯咏所以然之故如繡如画又
取其丙午至辛亥六年詩觀之則矯与画之跡亦甲
白藍之間以至已峽洞湘潭莫不頓挫悲壯利浮華
今之詩人未嘗深攷及此善為詩者由至工而入于
不工則粗則工則細工則生不工則熟讀程君以
南之仲斗山吟稿筆力勁健無近人綺靡風嘗有欲
居西之白殆精于老杜詩者然年甫五十則是
已能為成都之子美矣由是而為夔州之子美尚何
難哉

至元甲申日在斗山十一度同郡某序

新書

至元甲申年五月廿七日

已捐色及積之千美... 武... 傳... 不... 今...

方虛谷桐江集卷二終

知... 堂... 堂... 堂...



卷之四